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新兵制與新兵法

蔣方震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目錄

自序

一 國民皆兵新論	一
附錄一 總動員綱要(報告第一號與第二號)	三六
附錄二 總動員之意義及其實施辦法綱要之說明	五二
附錄三 與全國總動員關聯之作戰部隊的輪重組織綱要	七一
二 現代空軍力之基礎	八三
三 最近法國之戰況	一一三
附錄一 機動兵團之組織	一七三
附錄二 某外國輕快師之組織大綱	一八八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自序

馬拉松長距離的競走員，縱然落到了最後，也要竭盡能力，用最大的速度前進。這是將來得錦標的唯一條件，也是運動家對於自己應負的道德責任。

今夏在廬山，原想把「未來」全體性戰爭的若干基礎條件做一種研究，誰知道廬溝橋的砲聲已經將這「未來」推進到了現在，咳時間走得比我們快，我們也只好甘心做夸父罷！

不過我自己很引爲欣慰的，每天清晨做兩小時的翻譯工作，因爲請謝貽徵合作的緣故，在短時期內居然完成了幾萬言的譯事。

當前的要求逼着我們從研究到實行，明知道這裏幾篇文章未必有補現在的實際，但這幾個基礎條件要是不明白國軍的建立將始終不能成功。

這裏第一篇「國民皆兵新論」，可說是現在國軍建制的總綱，第二篇「現代空軍力之基礎」，可說是指示了二十世紀新兵器的最近趨勢。這兩篇皆關於軍制方面，至於用

兵的方法，則有一最近法國之戰見」二篇為代表。

「國民皆兵新論」後面，附着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去年我在歐洲考察總動員的報告，這是辦理動員事務的人所應知道的。第二篇是廬山講演中的一篇題為「總動員之意義及其實施辦法綱要之說明」這是民眾方面即被動員的人所當知道的。第三篇關於實際做動員工作的程序。這第三篇文章是我把我的意見授於一位外國顧問，請他再詳細研究而作成的一篇報告。因為據我實際考察的結果以為中國總動員事業，應當分做四個步驟，第一步是軍隊輪重組織之確定，第二步是後方倉庫網之構成，第三步是倉庫網到交通網之佈置，第四步是各根據地集中物資人員的種種方法。

關於空軍，去年本有一篇詳細報告，應該附錄於「現代空軍力之基礎」後面。因為西安事變把原稿喪失，短時間內整理不出來，只得從略，但有幾個原則又可一說。第一原則，不論自製或由他國代製，幾種制式非確實規定不可，所以在技術上與經濟上有兩句話：一、製造惟恐其過早，研究惟恐其落後；第二原則，地上組織比了天空組織（即指空軍軍隊）更屬重要，空中部隊還可以臨時編成，地上組織決不能臨渴掘井。

關於兵法方面，我在國防論裏面有一段談到德法戰術的異同，而目前實際的情形可以證明從前德國一線戰術的失敗，而在今日戰略上的持久主義與戰術上的速決主義，具有絕對不能相離的理由。讀了「最近法國之戰見」一篇，當可以明白些，不過要達到這個目的，軍隊非另有適當的組織不可，所以附了兩篇關於輕快師組織的方案。

在兩週前，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京滬路車上有兩位先生批評我的國防論，說是其中的文章，有些言之過早，有些說得太遲。我對於這兩位不知姓名的批評者，大有一種知己之感。這部書或許是太遲了，但我還是願意做馬拉松最落後的競走員身上一個細胞，牠對於筋疲力倦的時代或許能有一點調整呼吸的作用，我這一個細胞的道德責任也算盡了千萬分之一咧。

蔣方震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首都

新兵制與新兵法

一 國民皆兵新論

譯者弁言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德國名將哥爾紫著作一書叫做「國民皆兵論」，上卷講軍制，下卷講用兵，震動了全世界的兵學家。這書曾經他自己修正三版。歐戰爆發，他擔任土耳其最高司令官，以七十餘的高齡，在戰場上得病身死。戰事既終，他的兒子又把這書重新修正印行，可見牠的原則已有五十年繼續不斷的價值，但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這十年期間，軍事學上又起了很大的變遷。培利中校便是承継當年的精神，並且適應最新的形勢，而作這篇新論的。

(一) 歷史的發展

一八五九年法國之勝利，以至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一年歷次德國之勝利，都是僅用現役軍隊而成功。因此發生一種流弊，即過分重視了現役軍，而輕視了預備役；尤其是法國人，竟以爲現役軍隊乃決定戰爭運命的唯一工具。所以一九一三年世界大戰的前夜，又從二年兵役回到了三年兵役。

一九一三年間法國的人口數額，大概比德國少二千五百萬，雖然法國將力能服役的壯丁，全數徵集入軍，而德人自失良機，未將所有壯丁編入軍隊。然而論及平時兵力，法人仍在德人之下。所以法國人民自願防衛祖國，立刻規定了三年兵役制，藉獲平時兵力的優勢。

一九一四年法國軍事當局只想用現役軍隊來擔任第一次會戰，他們以爲德人也是這樣做法，所以他們依據德人平時的兵力來計算德人戰線的延長。這種計算是錯誤了，他們不知德方早將預備役用在第一線，所以牠的右翼能夠儘量延長，而伸展到了比利時。

世界大戰之中，所有參加作戰的各國，都把最後的老兵加入了前線，常備軍，預備軍，

後備軍幾乎無所區別，混在一起。所有留在後方的人民，也都加入了戰事必要的工作，民皆兵的意義到這時候纔完全實現了。

從世界大戰的經驗看來，各國的戰事組織皆依本國國情而互異，各國至今不能有一致的辦法。這一點在最近的軍事著述中也明白表示着，具見大戰中發生的軍制組織問題，猶未得到一致同意的答案。

護國義務的方式既須準照各國需要而定，所以軍制的基礎和目標也有種種的不同。

大概說來，各國可分兩派，一派因為地理上的關係，可以不必顧慮敵人的急襲；一派必須隨時顧慮到敵人的急進的侵略。前者多少可有很長的時間，可俟外交關係緊張以後，甚至宣戰以後，再把平時不完備的軍隊整頓和佈置起來。第二派應在平時將一切佈置就緒有一部分軍隊竟須完全在作戰狀態上等待着，俾能保護全體國民之動員。

此外關於陸軍、海軍、空軍的組織力方面，也有種種的不同。

陸軍形成國防力量的最大重心，牠包含着所有的成年男子，除服役於空軍、海軍和

戰時工業者不計因為在戰爭時候，各級的兵役包含着很大的人數，勢不能一次集合，所以，在陸上，我們最初就應注意到動員以後第一次所能組成的部隊。

至於海軍的動員，牠只須將平時已有的軍艦重新組織一番，和召集少數的預備兵以爲補充就夠了。牠雖然有時候把商船編爲輔助巡洋艦或掃海隊，但決不像陸軍那樣平戰兩時有懸殊之勢。

海軍應在最短時期內準備就緒，例如英國海軍的平時準備，可使陸軍的動員得到一定的餘裕時間。海軍應在各處海面上立刻開始破壞敵人的商務，所以海軍的平戰兩時，不容有很大的區別。

空軍的動員比了海軍的動員更爲迅速。空軍雖然需要許多預備材料，藉令牠的力量可以持久，但現役的部隊仍佔最重要的地位。空軍在戰役的最初，甚至在宣戰之前，就應該預計到遭受敵人的攻擊，和怎樣去攻擊敵方空軍。所以空軍差不多時時刻刻要預備着。

依據上述理由，可見海空軍的組織與陸軍不同。牠們的戰鬥部隊在平日就應該隨

時充實其人員與材料。

海空兩軍都因為牠們戰鬪工具的複雜性，而需要長久熟練的兵卒。各國或將兵役延長，或用長期的志願兵，或兩者並用，都可以滿足這種需要。不過牠們兵數既然不多，所以這種需要是易於滿足的。職是之故，下文的敘述都注重於陸軍的各種方式。至於海空兩軍，各國既各有特別的規定，故不具論。

(二) 各種護國方式

各民族陸上武力的組織有許多的方式，而且加上了許多的名稱。有所謂「國民軍」或「義務民兵制」，有所謂「常備軍」或「幹隊的義務徵兵制」，有所謂「職業軍」或「傭兵」，但都沒有確定的定義。關於這些，國際間不能有共通的確定的名稱，乃出於自然的形勢；例如國民軍與常備軍之間就不能有嚴格的區別。今世各種軍隊組織都向着同一趨勢而進行，各種護國方式現在發展到沒有絕對的界限了。

(1) 國民軍與常備軍

一種軍隊，牠的兵卒除了一定時期舉行演習以外，一年間泰半仍是做他們公民的事務的，——換言之，他們在必要時纔從家中徵集入軍的，這就叫做國民軍。

一種軍隊，牠平時已有很大的組織來徵集牠的兵卒，牠的兵卒又有老兵與新兵的程序依次排列着，——換言之，這一種軍隊牠無論何時都集中在兵營內，並且隨時可以把預備兵補充進去的，這就叫做常備軍。

在短期兵役制的軍隊裏，各年期的兵卒，終有多少是在迅速的遞嬗交替之中，只有現役軍官與下士官是永久的，形成一種常備的基本，而其餘的兵是逐年交替的，所以人們稱這些軍官為幹隊。

在瑞士，新兵只在特種訓練團內受幾個月的教育，凡曾受這種教育的公民，每年或每二年要在戰時的軍隊編制下，受幾個星期的演習，像這樣的軍隊，無疑是國民軍。

英國之「地方軍」(Territorial Army)，美國之「國防軍」(National Guard)，也都是一種國民軍，在這種組織之下，有許多志願兵每天受一定時間的軍訓，每年在野營裏演習一定的日期。

法國有些評論家，因爲法國的現役軍隊雖然具備了常備軍的條件，但牠二年兵役制下的第二年期兵卒，可以老兵名義退休回家，無異採用一年兵役制，所以他們也以國民軍自稱，不過牠的幹隊是始終存在的。按法國人所以自稱爲國民軍者，是在短期兵役之下，所謂常備軍的幹隊數目，在動員後全部大軍內只佔一個小小的部分。重心仍在於預備役，一定要等到動員時候纔把大多數軍隊集中起來，所以和國民軍的性質差不多。雖然法國把牠的常備軍也指爲國民軍，但根據這裏的定義，國民軍與常備軍兩種制度是有區別的，一言以蔽之，這裏認爲「國民軍」也者所受軍事教育既比較淺薄，而且戰事組織是平時所不具備的。

(2) 職業軍

談到所謂「職業軍」，牠的定義恐較「常備軍」的定義更爲複雜。最近法國對於職業軍問題很有許多議論，但其間有不少只是名字的爭論，實際上他們的意見並無多大的區別。

專就「職業」兩字的字義來說，便是一種經常以戰爭為職業的軍隊。在徵兵制度的國家，職業軍當然比被徵的國民服役較長的時間，而且受過基本的軍事教育。

若謂法國人現在主張職業軍制，這決不是說應該恢復從前傭兵時代的兵制，而是認為在軍隊大部分由短期兵役組成的現時代，應有曾受長期的良好軍事教育的志願兵作為基幹。同時法國人也想到兵卒中間可以選出一部適宜於戰爭的人，予以良好的軍事教育。最後又因為武器的進步與複雜，短期兵役的兵卒，不能十分發揮他們的威力，而長期兵役比較可以得力。

這些思想都是對的，但須注意一點，即因為國防政略上的任務，所以實行時應該有相當的限度。

現在各種新兵器，有一部分都編成了特別部隊，一部分則分配在普通軍隊裏。這些特別部隊為數有一定的限制，而各國以工業與經濟力量之不同，因此數量上也有差別。假如需要隨時隨地立刻可以出發的機械化的師團，這自然應該用到長期服役的軍隊，而毋須臨時加以召集。在戰爭開始時候，有所謂掩護軍（*Couverture*），牠要立刻衝

入敵人境內去擾亂敵方的大軍，而掩護己方大軍的集中。但有許多國家可以從容動員，則為節省經費起見，仍可採用短期兵役制。

軍隊機械化之發展現在尚無止境，預測起來，各國的軍隊遲早間都會成立一種具有運動性兼戰鬪性的師團，所以職業軍在將來尚有相當發展的餘地。

實際上說來，這種機械化的軍隊，乃至將來再有新發明的其他組織，概不能因為增加牠們特種組織的力量，而減少了其餘一般軍隊的力量。國民全體的軍事教育和武裝，斷不可因此廢弛的。

(3) 大軍（多數軍）與小軍（少數軍）

關於大軍與小軍又有各種的理論，這種理論在大戰前已經出現，例如一八八三年哥爾紫將軍說道：『我們想像將來的戰局，也許遇到一個時代，現在的百萬大軍竟會減少牠的價值。假如這種大軍不斷膨脹超過了限度，以致失卻牠內在的能力，如像中國綠營兵一樣，人數極多而實在只是一羣普通的人民，這時候也許出現一個新的亞歷山大，

用了少數的精練的軍隊，把這種無力量的大軍整個消滅。』

以上一段話，屢屢爲人們引用，而每每爲人們誤解。這因爲人們沒有注意上文『假如一兩字以下的意義。戴培萊(Debeney)將軍與哥爾紫將軍有相同的思想，而且說得很明白（見一九三三年五月法國步兵雜誌 *Revue d'infanterie*）：『現在所謂兵力之大小，意指已受教育的預備兵。這不僅是一種人數。這種數量應該再加上教育、訓練、與組織。假如只是一羣不教之民，則新的亞歷山大可以活動了。』

戴培萊並且警告一輩看輕數量的人，他以爲平時也許可以聽到人們有小覷數量的議論，但戰時就絕對沒有。他說道：『戰時只有一種說法，打了敗仗，終是說敵人比我佔着優勢，打了勝仗，特別引爲榮耀的，終說敵衆我寡。我們只要閱讀最後戰爭的軍事報告與獎勵命令就可知其如此。』

英國參謀部關於一九一八年德國三月攻擊的報告書，就可以證實戴培萊將軍的話。每一頁上都能看到敍述英國兵力如何薄弱，尤以步兵爲甚。

但世界大戰的經驗卻又引導人們到了一條岔路上去。有一種議論說，戰時徵集的

巨大的國民集團，已不適合於現代戰爭的要求，所以平時就應該挑選出最勇敢的人，給他們一種軍事教育。這種意見，我們殊難贊同。不用說平時挑選的工作不易做到，而世界大戰也是證明了巨大國民集團之必要。所以全國所有壯丁，平時應該接受基本的軍事教育。

有許多人主張數量可以減少，是因為新兵器發達的結果，他們相信在將來的戰場上也可以用機器代替人力。戴培萊將軍很有理由的反對這種議論。他說：『物質必須在人的手裏，纔能表現牠的真價值。在戰爭原動力的計算內，人的原動力也是一種重要要素，實則二者具有連帶的關係，不過愚蠢的人偏要分開來看，所以許多人妄想以物質的發展來節省人工的力量。』

戴培萊將軍又仔細說明，現在新機械的發展，可使前線作戰的人數雖少，而火力並不減弱，但要知道前線所減省的兵士，立刻被利用在緊接前方的戰線上了。『運輸子彈，整理機械的事情是很多的，一部戰車在前敵只用到二人，但後方要有四六人預備着。空中一架飛機，要有六〇人的地面組織。這種數字的計算，足以證明機械是把人力縱深地

配備着，並非能夠減少人力。所以相信機械戰爭能夠減少人數，實屬一種誤解。反之，仔細研究之下，可說機械需要更大的人數。』

又有人說歐戰時陣線的固定，也是由於人數太多的緣故，這話亦不能成立。要知德國在戰場上屢次決戰的失敗，乃由於預備隊的不足。至於空軍力的增加，也並不能減少兵士的數量，只不過改變一種戰術的組織而已。

意大利杜黑將軍(Douhet)說：將來戰爭因為武器的發達，防禦力將較攻擊力更強，所以陸軍方面陣線仍易固定，只有空軍有攻擊敵境的能力，而使戰事早日結束。

所以杜黑主張一國的軍事重心應該放在空軍，而陸軍比較可以減少。陸軍只須能抵抗敵人，迄至空軍可以戰勝敵人的時候為止。

就意國地形而言，這種主張是很對的。因為牠國境的北部，有很大的天然障礙（阿爾卑斯山），而南部又是一個半島。其他國家要採取杜黑這種理論是很危險的。究竟專靠空軍是否可以決勝，少數的陸軍是否能夠長久對抗優勢的攻擊，這都是不能保證的事情。

阿來羅 (Alzéat) 將軍說戰爭絕非一個數學的例題。假如有人從理論上爲了要增厚火力而使用新兵器，但無相當的人數從後方補充上去，則在緊要關頭可以被人襲擊而失其效力。

所以從以上各方面看來，除了空軍、海軍，與後面工場所必須的壯丁之外，其餘國民兵一概須在陸軍的幹隊內，受相當的軍事教育。

另外有一個問題，即是，巨大數量的軍隊在戰爭開始時就能用於戰場麼？

時至今日，若要立刻組成巨大數量的新單位在戰場上使用，即就兵器一項言，已比從前困難多多。最有效力的戰爭工具，費用都很浩大，要在平時一一預備就緒乃不可能，即使平時完全備齊了，但一旦技術上有新的進步，就不能跟着人家改進。

大多數國家決不能在動員第一天，就將新時代的戰爭工具在各部隊內一律配備完全。現在動員都分成了幾個時期，最初是只有一部分的組織可以得到新兵器，第二部分須俟戰爭時候乃能補充。

關於這點，法國所謂第一波的掩護軍就是這樣做法。牠不過是全軍的一部份，但在

法國著述中就可看出牠的第一波已有巨大的數量，與完備的武裝，可較敵人佔最初的一優勢。

但也有人反對阿來霍將軍的意見，以爲武器的精良與兵數的巨大有不能一致的自然性。但他的立場是果真國民願意爲國服務，這事也很容易做到。我們應當承認，假如本國內具備各種戰爭材料，而國民工作力量又大，則又精又多的一致性自是做得到的。

第一波的兵力應該如何強大，逐步的動員應該如何部署，這些是根據各國形勢而不同的。第一應視敵人的情況如何，第二應視己方天然的與人爲的防禦力如何而定。（天然的防禦如阿爾卑斯山，人爲的如要塞。）

(4) 服役的時間

現在法國的現役又改爲二年制，這因爲德國重整軍備的結果，已驅迫牠不能不增加現役軍隊，同時又因爲現在恰是壯丁人數最弱的一年（當然是歐戰的影響。）

捷克現在也將兵役從十四個月延長到二年了。

但在意大利軍營服役的年限是減短了。蘇俄也把各兵種的年限奏半縮短了。意大利與蘇俄這種舉動也是增加國防力的辦法。牠們是最新崛起來注意國防的國家。

意大利所以能縮短兵役時間，是因為青年的預備訓練特別完備，各種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一律都受軍訓，同時退伍以後須服十年兵役的預備兵也有大規模的演習。

蘇聯的人民國防教育，比意大利更為嚴格。一個瑞士工人說道：『蘇維埃即在國家平時，已經完全變成一個軍事組織，為並世各國所未有。』牠的青年的陸軍教育乃強迫的，而且不僅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他們從十六歲起，二十三歲止，八年之間都要在共產青年國內受軍事訓練。

基於經濟的與組織的理由，蘇聯不能將所有的壯丁，完全送到常備軍裏去受教育，那裏只能收容一部分，平均為期二年。其他一部分的國民，則以地方軍隊的名義，五年內每年要受八個月至十二個月的軍事教育。整個經濟生活之國家化，乃使集團的經濟生活與地方的軍隊組織，發生密切的聯繫。譬如騎兵演習的時候，他的馬就是從農場裏拉得來的，同時一部分的地方軍隊，也幫助集團農場刈稻下種，至於地方軍隊與工業企業

間聯絡更為密切。據上述那位瑞士工人的判斷，護國義務與經濟生活之密切合作，可使短時期的軍事教育，養成很有用的護國軍人。

關於護國義務的方式，又有兩種對立的意見。第一種堅持主張國民應在常備軍軍營內受長時期的軍事教育，這樣產生的強有力的軍隊在戰時可以立刻運用。另一派主張縮短軍營生活，使軍事教育在國民生活內發展。後一種主張自較前者更為符合國民皆兵的真正意義。但是不消說得，人們不應踏上一種錯誤，即過分縮短了現役的軍事教育，而做一種表面的膚淺的教育。假如只舉辦這種淺薄的教育，則義務民兵制將虛有其名了。

(三) 最高組織

(1) 軍政部之統一

各國在理論上幾乎一致主張所有陸海空三軍，軍部應該統一於一部之下，庶幾全

國的武力可以得到最完善的統制。但環顧各國的實際情形，悉與理想不能一致而法國、英國與美國都是各部獨立的。

在議會政治的國家，這種分立有很多的流弊，即全部經費的分配，未必盡能符合國防目的，各部部長總想在議會裏爲自己的軍隊爭取預算。關於每種兵力應該分配多少經費，其最後決定權操於議會，然而議會決不能從專門的國防的立場，來做一種適當的判斷。一般民衆的意見，很容易今日主張增加海軍，明日主張擴充陸軍，而議會時常被這種議論所動搖。假如再攬入了黨派關係，牠的流弊更大了。

若將各種兵力，平時就統制在一個部長之下，則不僅在教育上與編制上可獲很多的利益，同時在經費的適當分配上也有很大的效用。平時如此，戰時又有統一的指揮，那就有更多的便利了。

從前戰爭時候，不過用到陸軍與海軍，所以統一指揮的需要，尙未十分感覺到。在一八七〇年的戰爭中，陸海兩軍的聯絡只佔着不重要的地位。

今後陸海軍的一致動作既屬必要，而陸海軍與空軍之合作，尤其有重要的價值。戰

役最初，空軍果然應該在敵境內獨立作戰，而在陸海軍直接作戰的時候，空軍尤其有重要合作的任務。這三種國防上的必要兵力，應該統一在一個指揮之下。

在意大利，陸海空三部是各自獨立的，但並不妨害牠統一的指揮與動作，因為政府的首領能將三部統一掌握着，所以國防在形式上雖然互相獨立，實際上卻是統一的。

在美國，一二年前，參謀總長曾在他的報告內談及各部統一的問題，他不贊成這種軍政或軍令之統一組織。他的理由是說，美國總統根據他憲法的地位，對於全部國防力，無論軍政上與軍令上，都有統一的權力。從美國地形上看來，戰時三兵種的聯合作戰，未必有很大的需要。

在英國，今日對此問題，尚未十分決定。牠採取一種調和辦法，把陸海空參謀部關於軍令部分的事項，交由一個共同委員會辦理，因此政府可用全軍的名義，作成統一的提案。按此方式，假如陸海空三位行政部長能夠意見一致，就很可以順利行事，假如三位部長意見不洽，恐怕又要發生困難。這時雖應取決於內閣，然而內閣未必能純粹從軍事的專門狀況來決定。

法國百年以來，軍事重心在於陸軍，因此失去了印度與北美洲的殖民地。拿破崙的失敗一半也是由於海軍力的薄弱。後來法國在非洲得到了殖民地，要使這種佔領在戰時對於本國有所裨益起見，所以法國現在的國防眼光，也很注意於海軍。近年又因為大空軍的成立，各兵種的最高指揮也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戴培萊將軍在國防政略論內很主張各兵種統一於國防部之必要。

一九三二年泰狄歐執政時代，曾試將這個統一提案付之實施，但不久又回到了從前分立的狀態，其原因有一部分由於內政關係。因為法國人不願以全部軍力交給一個軍人或一個政治家。

(2) 政府與國防力之最高指揮者

若將所有的國防力量，平時就統一在一部之下，而擔任國防部長者為一政治家，則戰時關於軍令系統，仍發生許多困難。

一國的政治元首，在戰時充當最高的指揮者，乃舉世一致的情形。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 曾謂戰爭只是政略的繼續，不過變換一種手腕而已。這話是大家承認的。政府元首暨其內閣，給予國軍以必要的工具與確定的任務。

至於「怎樣」實行這個任務，則是純屬總司令或主帥分內之事。在主帥與政府間，含有政治性的軍政部長，不能以長官的資格對於總司令之行動有所置喙。一則因為不願使政略混入戰略之中，再則一個不能直接與聞戰局的長官對於前線取干涉動作是無濟於事的。

英國攻擊韃靼尼爾 (Dardanelles) 海峽的時候，邱吉爾 (Churchill) 與費顯勳爵 (Lord Fisher) 間的關係，對於這個問題是很有教訓的。那位英國海軍大臣關於作戰方法不肯採納負責的陸軍顧問的忠告，其失敗經過乃大家知道的事。

至於軍政部長將來兼任戰爭總司令，是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又是很可考慮的一件事。假如由一人擔任，他就能在平時做到戰時必須的準備。有人說，一人身兼兩職，事務太多了。這話當然可以顧慮的，好在最高司令官與軍政部長並不躬親細故。他可以下確切明瞭的命令，而使各種武力得到適當的分配。

(四) 全國動員

上文所述只指國防力的一部分——軍隊。

在世界大戰前，各國的平時準備，都是限於軍事範圍內。牠們忘記把全國所有的生活力量與物質原料，秩然不紊地在國防任務下整頓起來。

許多目光遠大的人物，早就感覺將來的危險，但大多數人民很少顧慮到這個問題，自慰地想望未來戰爭因經濟上的種種困難，大概不致延長。按經濟問題對於戰爭的重要性，從前曾未想到。自經世界大戰的教訓，人們都設法使全國武力準備着，等到動員時候組織起來。

從前戰爭之事都是軍人負責，如今既作全國動員的準備，就非將所有行政衙門互相統一舉辦不可。於此有一必要，即在各部之中，另立一個組織，以調和並且統一各部的工作。

爲了這個目的，許多國家都成立了所謂「國防會議」。通常該會議包括國家元首

與各部部長，還有國防軍的首領也終是列席的；或許有取決權，或許僅備諮詢。

這種國防會議只在發生危難問題的時代方纔開會，普通的工作只在各種委員會內辦理。這些委員會裏面有各部的專門人員，可使全國各種武力得到圓滿的合作。英國陸海空軍三位參謀長的共同委員會，即在國防委員會之下行事。（在未有統一的軍政部長的國家，關於陸海空軍的一致動作，這種國防會議也負有很重要的任務。）

(1) 外交

國防會議的第一件事，即使外交與國防政略歸於一致。曾未有一個民族，缺少必要的兵力，而能實行牠的外交政略。大戰前的奧匈國，給了我們很好的教訓。牠久欲實行牠的巴爾幹政策，結果自然遲早要和俄國衝突。但牠對於實行外交政略的必要武力，卻認為未為準備。當然這雙重王國，因為內政關係，未能訂立適當的國防法令。國內既有如此情形，就不該覬覦巴爾幹。這種問題應由參謀本部與外交官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而由國防會議全體加以解決。

(2) 人力的分配

各部之間的聯合作戰機關，即國防會議，具有一個特別的任務，應將所有人員在前線與後方有適當的配置。這時常常有不能兼顧的問題，必須仔細研究纔能決定。上文已經說明戰爭時候兵力的數量是何等重要，同時又須知道在軍事上不能忘記了後方工作上的需要，而將所有力量放到前線。

關於這事大戰時有一個例子。

一九一七年冬天，法國的英軍總司令報告不足二五〇、〇〇〇人，同時他計算一九一八年的補充軍隊需要六一五、〇〇〇人。這個要求，當由一個完全由文官組成的委員會加以討論。該會按照各種需要而將所有的人員，依下列程序加以分配。第一位先行補充海軍與空軍人員，第二位關於製造飛機與戰車的工業，第三位關於給養與農業經濟，而將陸軍的補充置於第四位。

這種程序表在軍人見了當然不免驚訝，但在英國國防經濟學專家，當然對這問題

另有一種看法了。范爾在「兵質的補充問題」一文（Ernest Payle 載於一九三四年八月陸海空軍雜誌第十六期 *The Army, Navy, Air Force Gazette*）內稱：『關於我們所能組成的軍隊，其數量係被限制的一點，我們政府經過長時期方纔覺悟，而我們的協商國始終沒有知道。我們需要煤，又要錢，使我們協商國的軍隊能夠作戰；我們要造船，以爲後方運輸之用；又要輸出貨物，爲我們自己與協商國償付債務。假如這種條件不完備，假如美國不參戰，予我們以物質與金錢的助力，則戰事必告失敗。』

這些話明白表示了軍事與經濟的密切聯繫。

要使各種人的工作能力得到適當的分配，其必不可缺的條件就是，戰時每個人以至每個女性，各有他應做的工作。這一個要求在我們今日覺得很自然，但在世界大戰開始時候，曾未有一個國家想到。各國立法，從前只限於兵役義務的人，和戰事需要的工廠勞工罷了。

特別關於戰時工業的必要，起初大家沒有注意，把必不可少的工人，也徵集到了軍隊裏面，後來仍須一一召回去。英國雖未實行徵兵制，但在志願兵內也有這種情形。

戰爭工業上必要的工作能力，在大戰時一天天擴大結果各國就實行其普遍的義務勞動。雖在最尊重私人自由的英國，而具有執行能力的首相如勞合·喬治（Lloyd George）者，也是這樣做法。但他努力的成績實際上很小，至於其他國家更加不能達到預定的目的了。

這因為一般國民尙未澈底明瞭個人應為羣衆利益，而以其所有的工作能力，貢獻於國防的義務上。

這一個原則只有前線的人比較容易明瞭，所以「國家社會黨」在大戰時的戰壕內成立了。

各種工廠戰爭時應該軍事化，但因為經濟機構具有敏感性，所以這事能否做到，仍是一個問題。從一種觀點上必須防備敵人空軍襲擊的危險。地基很大的工廠當然不能使敵人不知，其間工人像在前方一樣感受危險，只有置在軍事狀況下纔能鞏固安全。所以從這種觀點看來，軍事化實有其必要。此外對於軍事化應該極度小心，務使經濟的動作不致過分官僚化，以致牠的能力不能自由發展而容易退步。